

牌子老當然第一!!
定價廉亦屬無雙!!

彭泗興源絲織工廠

本機自織各種緞料

規模最大 信用最著
備貨最齊 價值最廉

物求新穎 隨時代推進
價取低廉 具服務宗旨
推廣生產 本愛國精神
貨真價實 乘以往誠信

最新出品

各色全絲軟緞
各色上紡素緞
各色克利花緞
各色全絲新葛
各色全絲駝驢
各色花素翠綢
各色蜀錦被上
各色時花件料

代通善以備

購選迎歡誠謁

廠址：成都南區上池正六一號
辦事處：走馬街三三五號
電話：七五五五號

成都人前言

前讀王誌之君所著「中國人」及老友葉育之君編「四川人」後，我於是見獵心喜，附上驢尾，來一個「成都人」，讀者諸君，不要笑我東施效顰罷。

說起我著「成都人」的動機，这在抗戰第二個年頭，我鑒於人心不古，貪利忘義，傾軋排擠，觸目皆是，那時因爲人事艱惱，和生活驅使，鮮有暇晷執筆，臨到二十九年夏天，我在一個私立最高學府研究室裏，埋頭研究的時候，適於此時，空襲頻傳，逐日均在跑警報，以致脚腿感受濕氣，不能工作，又值暑期，正可利用這個機會，來作點寫作的工作，但心緒不寧，灼熱難耐，怎麼也寫不出一個字來，有一天徜徉街頭，碰見了數年不見的老友趙熙寧兄，他那時正奉派成都縣黨務，相談之下，有意辦一個黨務旬刊，教我主編，後來因經費關係，改成石印，我亦因他事未能如命，但是，我是成都人，熙寧兄又是好友，於公於私，均有應盡義務，熙寧兄商請我對數我擔任選述，我樂於接受，即以成都籍古人，由漢至今，逐期發表一人，一方面表揚我成都籍先人，對國家大事，做了豐功偉績，一方面藉古人建樹勉勵今人，事情既答應，不能再爲推諉，只得打起精神，逐期串演一齣，刊不數期

小旬刊因經費支絀停辦，而我的成都人，因此完成。

關於本書每個成都籍先人描寫事蹟：均有依據，非閉門造車，徒託空言，此點在此，特別提出申明。

再此書完成時，適慈母痛篤，作者一生得慈母教誨，未致墮落，烏鴉反哺羊跪乳，今作者不能報答，遐爾壽終，悲乎，僅以此書獻呈慈母。

又本書封面承成都市市長陳頌珊先生在軍書旁午中抽暇爲我題字又封面設計承名畫計家兼友許英燧先生爲我設計封面一併誌謝。

僅以此書獻呈我仁愛賢慈的先母

甲申季春

如見古人

徐孝剛題



本書荷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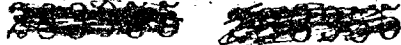
張兼主席岳軍先生軍書旁午中核閱一過指正數處

特此申謝

成都人目錄

- 一·司馬相如
- 二·揚雄
- 三·張霸
- 四·嚴君平
- 五·楊終
- 六·趙典
- 七·田純
- 八·何維翰
- 九·呂陶
- 一〇·梁成
- 一一·李時雍
- 一二·卞袞
- 一三·任熙

- 第一頁至三頁
- 第四頁至六頁
- 第七頁至九頁
- 第一〇頁至一一頁
- 一二頁至一四頁
- 一五頁至一七頁
- 一八頁至一九頁
- 第二〇頁至二一頁
- 第二二頁至二五頁
- 第二六頁至二八頁
- 第二九頁至三〇頁
- 第三一至頁三二頁
- 第三三頁至三四頁



- 一四·楊 珩
- 一五·何 卿
- 一六·向廷廣
- 一七·雍乘鑑
- 一八·岳鍾琪
- 一九·龔向農
- 二〇·王怡菴
- 二一·焦西山
- 二二·李碧溪
- 二三·夏玉書
- 二四·楊子霖

附本書參考書

- 第三 五 頁
- 第三六頁至三九頁
- 第四〇頁至四一頁
- 第四二頁至四三頁
- 第四四頁至四七頁
- 第四八頁至五〇頁
- 第五一頁至五四頁
- 第五五頁至五六頁
- 第五七頁至五八頁
- 第五九頁至六〇頁
- 第六一頁至六二頁

本書參攷書

漢書

四川通志

成都縣志

十國春秋

宋史

貴州通志

楊升菴全集

志學週刊

賈善半月刊

騰川雜拾——周芷顯著

錦城半月刊

辭源

辭海

人名大辭典

地名大辭典

歷代職官表

史記

通俗畫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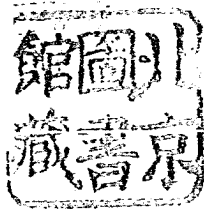
成都人

周芷穎著

司馬相如

在漢朝的時候，我們成都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他的本事，不但琴書特長，並且對於邊疆的功勞，也不小，此人是誰，就是司馬相如，他的字叫長卿，從小就好學，又學會了一套彈琴的好手藝，當他彈琴的時候，聽的人，莫不眉飛色舞，所以他後來到了臨邛，（即今之邛崃縣）新寡的文君，怎不被他挑動，他除了彈得一手好琴外，擊劍也是他的長處，在求學的時候，他慕關相如的為人，取名相如，漢成帝時候，他做了一員武騎常侍，就等於現在一員候差官，因為生病的關係，向上峯請了長假，跑到梁這個地方去遊玩，不久回到成都，潦倒萬分，不得已，又向外發展，跑到邛崃去，邛州在當時有一個名叫卓王孫的，是當時邛州手屈一指的有錢人，他手上有童僕數百人，錢幾百萬，他之這樣富有，是什麼原因，原來他在邛州附近山上，開發鐵礦，賺了不少的大錢，可稱爲蜀中鋼鐵大王，這個事實，我們在史話袋殖列傳上，可以證的，「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致富」，於此我們知道，要

成都人



國家及個人富強，非開發實業不可，卓王孫距今數千年，他有這種開礦的創造性，惜乎他不懂宣傳，和開採方法，又不建議政府，終於煙沒無聞，中國人大抵如斯，對專墨守成規，不加改良，對社會不取公開，以圖專利，話說得太遠，我們不去管他，我還是談司馬相如罷，有一天，卓王孫請客，司馬先生也在被邀之列，衆人知道，他彈得一手好琴，大家都請他彈上一調，司馬先生到邛州來，已窮得要命，每天腦海裏盤算着怎樣過活下去，那還有餘興來玩這個調兒，結果，在衆人歡呼之下，又在卓王孫被請席上，礙於情面，來了一曲『鳳求凰』其聲鏗鏘，如有珠走盤上，有時候，如大江澎湃，怒濤洶湧，有時候，如春風明月，悠然意遠，彈得衆人墮入五里霧中，就是卓王孫本人，也聽得目瞪口呆，這時在屋內的卓文君，卓王孫的女兒，剛剛新寡，試問這種琴音，卓文君怎麼也抑止不住，有一天，卓文君打破了當時封建枷鎖和傳統禮教，與司馬先生雙雙跑回成都，卓王孫見女兒敗壞家風，一肚子的烏氣，說不出來，只得自嘆晦氣，卓文君既與司馬先生同居，司馬先生家徒四壁，雖然有了大的本領，無如當局不用他何，文君雖與司馬先生愛與日增，但是民生問題，一日不可或緩，他又是一個有氣節的人，你喊他賣琴過生活，他當然不願意，文君才與司馬先生商量，與其在此受窘作牛衣之對泣，不如還是回到邛

州，請求卓王孫，來得貼切，司馬先生也認爲沒辦法中之一辦法，回到邛州，事實不是這樣，卓王孫前怒未熄，今又見他們雙雙回來，更是氣上加氣，對他們之來，抱相應不理態度，文君討此沒趣後，只得將自己的私蓄拿了出來，就在邛州一條街上，開了一爿酒店，文君本人坐櫃，開後來女子經濟獨立之先河，後來漢武帝時代，經揚得意介紹，武帝委他在宮內當了一員閑官，他於此時，以滿腹經綸，自然不願甘居人後，亦不願坐此冷板凳，後來被武帝賞識，在西南邊疆方面，做了不少的豐功偉績，旋因消渴疾，（今謂糖尿病）請假修養，在茂陵這個地方住下，迨武帝知道他在此閉戶讀書時，他已經死了，他做的文詞，有子虛，上林等賦，漢魏六朝人，均仿效他的作風，現在成都老西門外數里許，還有他的撫琴台遺跡，在此抗戰時期，我們成都人，應該效法他的氣節，及他在西南邊疆方面，立下了偉大的成績。

揚雄

在漢朝的時候，我們成都出了不少人材，揚雄就是我們成都的代表人物，他的聲名，恐怕也不亞於司馬相如罷，揚雄是他的名諱，號叫子雲，我人讀劉禹錫做的陋室銘文中的兩句話，「南陽詭葛廬西蜀子雲亭」，就可以知道揚先生的名噪一時了，他的子雲亭的遺址，現在還在成都縣政府的後面，就是成都縣立中學校成立的墨池學會，也是拿揚先生讀書時的洗墨池來命名的。

當揚先生年少的時候，就喜歡讀書，但是他對於一本的章節，句讀，及其註解，他是不多講究的，所以漢書上說，「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他認爲開卷有益，所以無書不看，對人接物，非常和藹謙恭，可是他嘴巴談起話來，非常遲緩，明白點，就是結子，所以他不願多說話，使聽他話的人，替他着急，同時他自己因爲口吃，談起話來，也非常費力，鼓着九牛二虎之力，說不完幾句話，因爲這樣，所以他穩不必要說的話，他是不多說的。

揚先生對於一件事體的研究，從不肯放鬆，總要得到結果，他才舒服，所以後來畢竟成功了一個大學問者，「不言是最大的理解」，揚先生的確是做到了的，他

生平最大的長處，同時也可以說是他修養的程度，達到最高峯的關係，對於要想當一員財主，說新點，就是當一個資本家，和高高平在上的大官，合乎現在的官階說來，當一位簡任或特任官，他是不願意的，更進一步說，他簡直沒有這種幻想，但是揚先生他也不因窮困而沮喪，而頹廢，一生的個性，是品行方正，節操堅確，所以漢書載，「不修廉隅以徼名」，但是他也不因此，而誇耀自炫，論他當時的家產，才僅僅十金，家裏的存糧，雖然不如一般人所說的，「家無隔夜之糧」，這樣形容得非常過火，可是兩石米的積儲，的確是不夠的，所以漢書也載，「乏無儋石之儲」。

他因為讀的書太多的關係，對於世事，當然非常透澈明瞭，胸襟當然開闊，假如一件事對於社會國家，無補益的，那怕你給與他萬官錢帛，他是不願意同時他不屑意做的，平時喜歡詞章，他常常讀司馬相如的文詞，覺得司馬的詞賦，宏大而美麗，他做文章，極力模仿，當孝成帝的時候，有人推舉他的文章，頗似相如，向孝成帝推薦他，當時孝成帝就召他進宮，他於是奏了甘泉、河東、長楊等賦，孝成帝非常贊賞，後來他有四十多歲的時候，重遊京師，得大司馬王音之薦，在朝中得了一員郎給事，這個郎給事的官階，就等於現在國民政府的參事，或國府主席的侍從

祕書，因為他做的一員閑官，所以才有餘暇執筆論文，他常常對人說，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他草太玄以仿易，草法言以仿論語，草訓纂以仿蒼頡篇，草州箴以仿虞箴，草詞賦酷似司馬相如，對於當時的人，他只有佩仰劉勰，范俊兩個人，其餘的人，他是不多瞧得起的，後來有一位名叫桓譚的，是東漢時候一位學者，官職也與揚先生一類，做了一員給事中，對揚先生非常敬佩。

在王莽篡位天鳳五年，那時揚先生的歲數，已達七十又一，因病而逝，我人效法揚先生的是，要學他不做官，不發財，要學他高尚的學問，傳於後世，裨益後世，那才不愧為一個人，更不愧生長成都，為一個成都人。

張 翥

張翥這位知名之士，誰也知道他是我們成都不可多得的人才，年幾歲的時候，就知道孝道禮節，飲食出入，均有一定步驟，在那時本鄉的人，見着他這樣聰明，做起事來井井有條，與大人井不兩樣，就給他贈上一個頭銜名「張曾子」，七歲的時候，對於春秋一書，就非常了解，張先生覺得書還未讀夠，還想再讀，其他經籍，因為歲數過小的關係，他的父母恐怕他用腦過度，有傷身體，阻止他不要再讀，其他書籍，待歲數長大點再讀不遲，可是張先生並不因父母之阻當而停滯，當時他就對他的父母說，我的身體很強健，很能夠再讀，斷不會因讀書而傷及身體，此點請雙親大人不必過慮周詳，我對於我的身體是很有把握的，請放心，故取名饒，因排行居長又名伯饒，張先生生平嗜好讀書，偏偏也有讀書機會，後來就在長水校尉樊儻的家裏，受教於樊先生，張先生當時除應讀書籍外，格外選了一部嚴氏公羊春秋，張先生於是博覽五經，諸生中有孫林劉固，段著等羨慕他的才學，大家聚議願把自己的家，通通移到與張先生為鄰，藉以求教於張先生，永元中張先生出宰會稽太守邀郡人而有學問者幫忙，願奉公孫松等，就是張先生請到衙門裏幫忙的

，因為這個關係，嗣奉，公孫松常常與張先生接近，獲得的好處不少，所以後來頗奉能出任穎川太守，公孫松爲司隸校尉，皆張先生一手造成，他們出來做了百里之侯，不一定認爲飛黃騰達，受寵若驚，更不因做了縣官就算對得起張先生，他們對得起張先生的，是做官深得民心，口碑載道，換句話說，他們做官，不是在做官，實在是替老百姓做事，不像今人，一旦當了官，就想發財機會所可同日而語，而他們不以為做官爲做官，這又不能不歸功張先生的潛移默化之力了，至其他諸生有職務者，均能服務將事，各盡其能，那時受張先生感化讀書的人，遏止千萬，在道上聞絃誦之聲，不絕於耳。在起初的時候，張先生認爲樊儵所刪嚴氏春秋，其中有許多先生爲減少讀書人的白費時間，改裁二十萬言，字字珠璣，生動雋永，並且把這部廢話，張書改爲張氏學，很多讀書人讀了他這部書，確實獲益不少，後來張先生到浙江，正當那個時候，浙江邊境鬧着盜賊，時局非常不安寧，張先生乃發一通啓，曉以大義，說明國家社會情形，因爲這樣，盜賊看了他的通啓，都受感化，從此再不滋擾，地方得以安謐，故當時流行一種童謠「乘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張先生在浙江做了三年官，常常對其屬員說：「我做此地縣官，完全是一個一步登天的縣官，中間並未經過什麼階段，自己也知道天下的事，不要做得過餘，即

如太陽走到正中，就要偏，月亮太圓，就要缺，我在此地做官，覺得時間太久，勢有告休之必要」，當時他就向上峯請病假，不久又調他爲侍中，在那個時候，皇后的哥哥，鄧隆當朝，官拜虎賁中郎，聽着別人說張先生的名氣，非常羨慕，很想與張先生結識結識，當時一般人認爲認識了皇親國戚，多麼榮耀，何況鄧隆這樣伙找他爲友，又何樂而不願，張先生則不然，他確出乎一般人意料以外，竟不願與這般人講交遊，故當時一部份人批評他爲不識時務，他的這種偉大崇高人格，怎麼不令人五體投地佩服，所以後來到年紀老了的時候，執政者俾以「五更」名義，五更等於現在顧參諮）不久因病壽終，年七十，當易簀前，責成其門人說，我是四川人，但我不能死在四川，我並不懷喪，就是我死後我的骨頭也無須運回家鄉，因爲此地離四川的路程太遠，就葬於此地好了，門人承其命，就把他葬在河南泌縣這個地方，張先生元配生了三個男公子，一個女公子，繼配司馬敬同女士，亦生了一個男公子，司馬女士撫養四子一女，養教若一，從不偏袒，後來張先生理骨河南，司馬女士十則返回家鄉，常司馬女士病垂危時，對她的兒女說，「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蜀，亦各其志，勿違吾敕也」她的兒女遂把她埋於四川，至張先生兒女，均能自立，以繼父志。

嚴君平

嚴遵，號君平，是漢朝時候我們成都人，他的名諱，不但是我們成都人，一談起就知道，就是四川各縣的人，甚至於全國的人，沒有那個不知道他的，他能夠這樣受人尊敬和崇拜，也不是他做大官，光宗耀祖，抑不是如今人自吹自擂，或與人標榜，而被人知道，原來他一生以來，潔身自好，從不與人爭富貴，超然物外，其人格之偉大，可以概見，證以一點小事罷，如一件衣服，一碗飯，不是他應分得的，他確從不接受，令人則不然，如有蠅頭之利，必想盡方法以得之，如有一個科長的位置出缺，必角逐取得之，像這樣的事件，嚴先生輕易也不願嘗試，這種修養的功夫，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嗎，揚雄這位有名的學者，在小的時候，也曾從過他學習，受了他的薰陶，後來成功了一代宗工。

嚴先生除了有高深的學識，人格的修養，閒暇時設卜於成都，但是他之設卜課卦，並不是現在扯慌擺攤折字據之流，可能望其項背，今之卜算者，每取嚴先生的號，作招牌，以招來顧客，什麼效君平一類的字樣，東拉西扯，籍以糊口，嚴先生則依舊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以各人

的職務，引導到好的一條路上去，被他感化的人，確實不少，他一天卜筮所得的錢，能夠一天的生活時，他就離開城市，閉戶下簾，研究老子的學說，當時四川有位縣官，姓李名強的，想羅致嚴先生在衙門裏做事，後來見着嚴先生，看他一付浩然之氣，不敢向他開口，可見一個人有了正氣，誰也會害怕的，肅然起敬的，他做的書，有老子指歸，惜此書今已不傳於世，只有他人偽造一部道德指歸論存在，年九十餘歲，才與世長辭，川人至今，莫不敬愛他的，我們是成都人，尤其要崇拜他。

楊 終

在後漢的時候，我們成都出了一位學者，他的名字叫終，楊其姓也，號時子山，當他十三歲的時候，爲了環境關係，在本地當了一點小差事，因爲有修養的功夫，被當地的縣官賞識，送他到京師讀書，楊先生有了讀書的機會，當然從不肯輕易放鬆，在京師用了一番苦功，對於「春秋」，研究得格外透澈，在顯宗的時候，當局把他調在一個機關服務，官階是一個校書郎，據後漢書載，「顯宗時，徵詣關臺，拜校書郎」，（所謂關臺，即是現在的一道政治機關也），建初元年，天乾，鬧着米慌，米價狂漲不已，楊先生認爲米價狂漲的癥結，完全是人多的問題，主張將廣陵，楚，淮陽，濟南，等處的囚犯，遣散到旁的地方，人亦少了，供應平均，米價自然平準，同時又主張將各機關服務的小公務員，擇其冗者，使他們到邊遠地方，從事開墾，這個消息傳播後，一般小公務員聽了，莫有一個不誠惶誠恐，大家感覺米雖然貴點，畢竟在家鄉，比較好想辦法，一旦別母拋妻，離鄉背境，是多麼不幸，多麼難過，後來大家開了一度會議，一致反對，請求當局收回成命，肅宗執政時，召司空第五倫，與楊先生討論遣散囚犯及開墾問題，大尉牟融，司徒總安

，校書郎班固，等對於這位第先生所論，表示不滿。據班固等的理由，是遣散囚犯在他處，和小公務員向外開墾問題。認為既已施行，無收回之必要，楊先生比較開明，認為我前此主張，不過是暫時辦法，非作永久之計，於是楊先生又建議朝廷，請將前此遣散囚犯開墾人員一律收回當局採納楊先生意見實行，在宣帝執政時，楊先生鑒於一部份無聊文人，破壞國體，又建議徵求天下學者，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所謂石渠閣，即是現在的圖書館），隨後又召集學者在白虎觀，討論學術（所謂白虎觀，就等於現在研究院也）期以糾正國風，喚醒一部份無聊文人，趨於正軌，後來朝廷又叫他，修改太史公書，修改的結果，僅留十餘萬言，當時太后的哥哥，即是老國舅馬廖，他担任的職務，是一員衛尉，這位馬老國舅，是一位一介不予，一介不取的典璽人物，可是他與楊先生，確非常要好，可是他做的事，楊先生一點也不贊成，原來他對於一般學子，主張惠民政策，楊先生認為笨笨的學子，不叫他讀書，未免可惜，這對於國家社會算是一種損失，乃破出情面，站在國冢的立場上，教國舅老國舅，促其覺醒，擴復漢書數萬言，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詩曰，皎皎練絲，在罔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縱莫而誨，親成任性，變念前世，可為寒心，宜以臨深履薄為戒。

惜乎馬老國真不聽他的話，弄得楊先生於國家社會一片婆心，自此降到冰點，因為這樣，他也就不問政治，歸隱到北方去，閉戶讀書，作學術上之潛研，後來執政者出京視察東方的時候，有鳳凰黃龍出現，楊先生認為是國家祥瑞之兆，乃爲文贊頌。新朝廷的若祖若宗的大業，一氣寫了十五章，朝廷見着，非常嘉許，召他仍返故鄉。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旋因病卒，朝廷撥治喪費二十萬，楊先生著有春秋外傳光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注袁山松書等，在後漢的楊先生，替我們成都人，爭不少。我們現在紀念他，更要效法他。

趙興

趙興，爲後漢八俊之一，所謂八俊，卽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是也，他們八個人，都是漢朝有名人物，國家柱石，如國家遭遇不幸事件，或要發布一種施政方針，當局都要咨詢他們八個人，雖然在那時是專制時代，其實等於英國的上下議院，國家大事，非找他們來討論通過後，皇上決不敢輕舉妄動，自貽伊戚，他們既如是重要，所以一般人稱他們爲八俊，由來如此，他們被稱爲八俊，其對國家社會，當然發生密切關係，自然對國家社會，也有大貢獻，其性質也就等於成成政變之六君子，（譚嗣同，康有溥，劉光第，楊銳，楊深秀，林旭），現代之七君子，（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王造時，沙千里，李公樸），誰說成都無人才，這位八俊之一趙興先生，就是我們成都人，號仲經，說起他的父親，官也不小，列位三公之一的太尉，（太尉，司徒，司空），後來又封他父親爲廚亭侯，將門將子，趙典當之無愧，當他年青的時候，做事非常謹慎，以現代語解釋，就是做事，能穩紮穩打，所看的書籍，以他的世宦家聲來說，當然有不少讀書機會，所以在當時，有很多青年學子，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列於他的

門牆，這不是看着他是歷代世宦，出入宮門，實在是他自己有了博學功夫使然也。在建和元年的時候，四府，（大將軍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保舉他爲議郎侍講官，這種保舉，並不像現在姊夫保舅子，更不是因他父親是三公之一，大家趨炎附勢，實實在在是他有真正的本領，非絲毫所能假借，戶位素饒，充當一員飯桶，所可同日而語，廢話少說，趙先生做了侍講，能夠站在自己的崗位，成績當然斐然可觀，所以擢升他爲侍中，那時皇上想掃除文官，普遍設立學校，因種種關係，發生故障，趙先生上書建議，說明不應遽爾設立原因，皇上聽他的話，也就把此事擱下，後來他父親物化，皇上以趙先生世襲其位，又委他爲宏農太守，做不久，又調他到陝西鳳翔做事，那時皇上身邊無大諮詢，和保護，又調他爲城門校尉，（等於現在的警衛司令，或特務團），因爲慎忠職守，又調他爲將作大匠，（等於現在工程人員），既後又調他爲少府，（等於現在公家被服廠，專管宮中衣服諸物），有了這種好差事，誰不抓他手，趙先生不但不願意抓，並且對公家從不浮支濫報，所以皇上又調他爲大鴻臚，（彷彿有點像門府參軍長），當他做了大鴻臚時，國家對於各地諸侯予以恩澤，大多數諸侯，毫無成績表現，實在無受封的可能，因爲這樣，就有許多公務人員，大爲不滿，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後來被趙先生知道了，很

大胆的向皇上說明不應受封原因，說得切中肯綮，雖然皇上未照他的話實行，可是他的這種胆量，已夠人欽仰不已。後來又調他爲太僕，（似交通兼收場等事），每每朝廷有解決不了之事，或有疑難問題發生，必召他詢問，趙先生引經據典，有錯糾正，從不敷衍塞責，不做如俗語說的，「走盡天下路，淋湯不誤人」的處世哲學，對事硬是直言不諱，因爲這樣，皇上每多賞賜。趙先生從不浪用，把所得賞賜的錢，分給他的學生中貧苦而好學者，後來又因一件國家大事，向皇上爭辯，語意衝突，觸犯逆鱗，被撤職，後來又復職，爲長樂少府衛尉，一般高級公務員，咸推趙先生博學多才應該爲一國之師表，至於他私人行為，歷官要職，照理應享受嬌妻美妾，高樓大廈，穿綢着緞，高車駟馬，可是趙先生絕不像我所說，出人意外的，他穿的是土布，食器皆用瓦器，後來他死後，竇太后遣遺使祭弔，謚曰獻侯。

田純

我們讀了十國春秋後蜀本傳，知道那時候我們成都出了一位大政治家，其聲望雖不及司馬相如，揚雄等輩，可是他在政治史上，留下了光明的一頁，姓田，名純，一身好淡治國平天下事，他壓根兒反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兩句，他認為一個人，既生一世，小則自身勿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出來，光裕若祖若宗，大則改造社會，福利人羣，因為他有這種願望，一遇政府有見不到的地方，他輕意也不肯放鬆，馬上抓着機會，向政府上章言書，縷述政府得失，正當後蜀時，後周領袖，柴世宗與後蜀領袖，孟昶，宣戰，雙方大起干戈，激戰不已，田先生那時是孟昶的部下，當然義不容辭，和孟昶建議，他說：「干戈已經三年，一般老百姓皆有怨言，衆口一聲，說孟昶求賢失道，爲政不平，對於女績書態極研，講究靡談，以損農事，發出來的命令，無威信，對於賞罰，更是莫名其妙，況且在北方，有大的敵人擾亂，此時若不稍旣策劃，對付敵人，一旦失了人心，將不知伊於胡底，田先生又說，我常日擊許多兵卒，遠戍邊際，一般老百姓，見此情形，均感莫名，所以如臨湯火，一般感覺非常憂心，而且恐懼，如此下去，前途何堪設想，假若一旦

與敵國交戰時，首先就要將利與害這兩件事分清楚，要知道，打仗這件事，不可等閒視之，假若戰鼓一鳴，雙方交鋒，或敗或勝，疾如桴鼓，今願陛下三思而行，慎開籌端，以貽後患，拿現在情形看來，不知道陛下發兵，是爲防邊，或係殺敵，若是防邊的話，不應該突如其來，遣兵徵敵，若說是殺敵，那末，就應該事前，有所籌劃，一個國家動員若干兵將，事前總有所招告，國人決不能馬虎來一個驟舉妄動，用句俗話說，一個人要做一件事，總要輟得出盤，人才相信，何況陛下爲一國首腦，這樣莫名其妙出兵，徒使老百姓不信任政府，古人有云，『師出無名，三軍必怨，等到人有怨言，事情一定不會成功，現在拿我們的軍隊，武器，將領，怒藏，及其他一切文物雖差等不同，還是與柴氏作戰，以我天府之邦，在作戰條件上講，以具備戰勝可能性，尤其我們所處地方，具備長期作戰之條件，機柴氏與閃擊戰術，日子既久，我兵不折一戟，不失一卒，柴氏不打自亡，不攻自破』，上面這段議論，我們知道田先生不但是政治家，並且是軍事專家，可惜孟昶這傢伙，不聽田先生偉論，日近狎邪，結果被五代，唐李嗣源伐兵討之，遂墜身殺，廣政時，出宰龍游縣令（唐番胡慶四川樂山縣當時許多人，勸他少說話，一定得看很大的官做，田先生回答是，大丈夫寧前附狗鼠，求一職，其人格之偉大，舉世無匹，可不佩服。

何維翰

何維翰，是宋朝時候，一個辦振的專家，他也是我們成都的人，他的號叫叔良，那時宋朝因避亂由北方遷徙到南方，何先生寒窗苦讀，辛辛苦苦，肩荷行囊，一個人單人獨馬，由成都本籍出發，他花了不少時間，才到達江南，心裏非常喜歡，應了考場，殊放榜時，何先生運氣不佳，竟名落孫山，這並不是何先生學識不夠，考不及格，俗話說的，一緣，二利，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舉個例來說，如明朝歸有光先生，文章道德，世所景仰，上京赴考，也是考了多少次，才考上，又如著紅樓夢的曹先生，他描寫書中每一個人物，寫得多麼生動，使人百看不厭，然而曹先生，也是累考累不中，何先生的作風，却與曹先生不同，他自從江南，落了榜後，回到成都，他却不再幹這種勾當，他認為老是這樣做，簡直是一個傻瓜，是一個書呆子，他認清這一點，所以何先生畢竟聰明，畢竟高人一等，於是他就老住家裏，以講學爲其終身事業，這樣一面自修，一面教育學子，因爲這樣，他的學問也一天一天高深起來，這等於現在的大學生，還未畢業，就任助教，或是學醫的，未等畢業，就去臨床實習。一樣的殊途同歸，收效宏大，何先生因講學的關係，聲

名漸漸被人知道，當時有位姓薛的名人，賞識了何先生的文章，送了他的米和錢，後來四川鬧着天乾，人民連草根樹皮都吃完了，宋宣帝才派韓琦這位大將，就是一般人呼爲韓魏公的，到四川劍關安撫流亡，當大旱的時候，何先生不聲不響，向民間有錢的人家，募了不少的米，等韓琦來了，完全送給韓將軍，救活了不少的人，當時四川是真正鬧着天旱，何先生愛護桑梓，以一書生本色，向民間募得如許米糧，其令人欽佩，雖曰不宜，韓琦待了這樣大的幫助，自然非常嘉許，在皇室面前，推薦他作四門助教。辟府學說書，現在四川的米，這樣貴，據專家的報告，並不是天旱，完全由人造成，我們生爲成都人，像何先生這樣的好模樣，我們何不去學學他呢。

呂陶

在宋朝的時候，有一位姓呂名陶的，號叫元鈞，也是我們成都人，論到呂先生的能力，確實在成都，不，在全國都名噪一時，當時有位姓蔣名棠的，在四川做官，舉行考試，這種考試，就等於滿清考秀才一樣，呂先生應考時，年將拜五，已經夠人羨煞，把題目領下，不到多時就完成了試題，其倚馬可待，使得這位蔣大老爺，爲之測目，後來蔣堂常常得到呂先生的文章，覺得文章清雋，實在可愛，隨時把呂先生的文章，拿給其他士子誦讀，以資勸效，呂先生當時，就被蔣堂另眼相看，延爲上賓，有一天，呂先生與蔣堂偕行，在一個廟子內，大家見着廟內的碑文，同聲而讀，高興之後，大家吃得酩酊大醉，蔣堂一時高興，向廟內住持，要了一隻筆，十張紙，就在廟內，大寫特寫，因爲酒醉的關係，神經不免有點恍惚，腕力當然也不夠，所以寫得來行斷句闕，俗語說，酒醉心明白，蔣堂自己知到今天所寫的不對，自己也非常虛心，不像今人之自滿，深恐貽笑方家，就把寫就的紙，拿給呂先生看，並對呂先生說：「老夫不能書億，子爲不足之」，呂先生把蔣堂寫就的紙，看閱一過，立書以獻，兔起落，一字不錯，怎不令人羨煞，後來由入學一直到進

士，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執政改新法，呂先生認爲不對，說其過火。宋史載：「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言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臣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詐庶幾變舞，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王安石在當時的權勢，何等浩大，呂先生不過是一名小官，見着王安石變法不對，爲了救國，救護人民，不怕權勢，這樣敢作敢爲，建白朝廷，作大聲疾呼，有力的彈劾，這也不是他的胆大使然，完全由於他的一顆赤心，愛國和對國家前途，戴上了透視的色鏡，高瞻遠矚，換句話說，就是他不但有了深遠的學識，還有充分政治知識，假若說胆大的話，如荆軻，專珠等輩，只是有勇無謀，結果事不成功，徒犧牲一條性命，寫在這個地方，芷穎想起歷朝變法最著名者，有四，趙武靈王變法，習騎射，趙遷以安，北魏孝文帝變法，尙文明，魏以治，此變法而得者也，商鞅變法，廢孝弟仁義，秦先強，而後促，王安石變法，專務剝民，宋因以致亂，此變法而失者也，後來執政者，拿着他的奏議，叫王安石看，亦石未窺全豹，神色沮喪，執政者查覺，反叫馮京繼續看，認爲建議諸端，均合情理，當時聞名如司馬光，范鎮等輩，見着呂先生，非常讚賞，宋史載：「司馬光，范鎮，見鞏皆曰，自王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

舉矣」可見呂先生的敢作敢爲，李昉，蒲宗閔，建議朝廷，對四川的茶加以重稅，四川的茶商，一時騷動。呂先生是四川人，當然知道四川一切生產情形，爲愛護桑梓起見，立即上言朝廷，據宋史載：「陶言川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嚴禁榷，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蒲宗閔等，認他破壞茶政，對他不利，一般茶商，咸來慰問，呂先生一一答謝，所以宋史載：「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壞安商稅，或往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退進之念哉」，元祐初，擢升爲殿中侍御史，當接事之初，首先獻邪正之辨，立主將蔡權韓渙等輩，革職，我們看宋史載：「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權，韓渙，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肅，李清臣，又倚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逐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後來出使契丹，修邊備，開邊疆文學之先河，厥功奇偉，時哲宗在位，見他撰修的邊備，非常加納，後來一度被人舍沙射影，貶職，徽宗時復職，任集賢殿修撰，後因歲數過大，已七十有七，精力不濟，向朝廷請了長

假，告老還鄉，從此休致。左傳載：「傅營之，裘吾將老焉。」東坡詩也云：「一林
瘦竹吾將老。」房先生就這套之地均無，今者在社會上稍有些地位的人，死後報上
傳說是身後遺條，其實細細一打量，至少也有田畝幾畝，洋房幾棟，叫呂冤生死
後，確實說得七鬼後，其遺條也幾處都人，要效法他，敢僅敢為，不怕勢權，救鄉救
國，為恐不及，現在這個時候，有多少事，正為我們應該效法何的，我們何妨試
試罷。

梁成

梁成，字子仲，宋朝時候的成都人，當他做孩童的時候，他的天資就與一般兒童兩樣，非常活潑聰明，初小學做詩時，就有驚人詩句，那時教他書的老師，在一堂學生中，對他特別側目相待，當他束髮的時候，一寫文章，下筆就是萬言，入學中舉，這個階段，在梁先生看來好像是年青、扒樓梯，循級而上，並不費許多力量。後以「易學」一門，躍登進士，名氣爲之一噪，當局委他爲遂寧尉令（等於現在典獄官或警察分局局長）許多犯人，都被他感化，改邪歸正，有一天，有位老百姓到他衙門裏來報告，說他的長子拿給強盜用繩子縊死，非常悲慟，請梁先生替他緝，梁先生做官，權與別人不同，平時對於所管區域內的老百姓的一切行爲舉動，非常注意，他對現任職務，好像馳名世界的奧國警察一樣，如一姓有若干人，那些是好人，那些不是好人，他統統都知道，至於一家的出生入死，更不用說了，在平時梁先生有了奧國警察的這種富於偵察性，上面所說，強盜縊死人的事，在當時中國是帝制時代，對於一個人的生命，看得非常重大，今被強盜縊死，而縊死的人，又在他管轄區內，當然這件事，責無旁貸，不能等閒視之，梁先生辦事，經常又非

常負責任，對於這件縊死人的事，自然輕易不肯放鬆，經他細心的調查，就把死者的母親傳來詢鞠。就問他你兩個兒子是你一人生的嗎？死者的母親答應：死者是前母所生，梁先生根據了死者母親口供出來的線索，就用審判官問犯人的「誑、哄、駭、詐、」的全科玉律，又問死者的母親，結果理屈辭窮，露出破綻，承認長子爲渠與人同謀，把長子殺死，這個案件大白後，地方人士，莫不稱道，他辦案這樣神速，在當時負此種責任的，恐怕不能出其右者，後來上客調他到昌州、永川等縣縣令，當時該縣等，文化水準甚底，梁先生積極提倡，創辦學校，聘請各地學人執鞭訓導，掃除了不少文盲，造就了不少人才，縣人非常感激他，卸任時，老百姓鑿轎附車，痛哭流涕，依依不捨，如赤子之失慈母。當局後來又調他到渠縣鄰水等縣縣令，該縣人民健訟，一點小事，兩造都要扭到衙門裏來解決，梁先生對人民好訟，時時縈繞心際，怎樣才會使老百姓減少這種惡習，梁先生決意以此事爲他的中心工作，有志者，事竟成，經梁先生隨時苦心勸戒，並說明「衙門向南開，有理無錢休進來」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這一類的口頭語，說給他們聽，期以民猛省，日子久了，老百姓也就改變作風，梁先生的政聲因而卓著，後又任樂山洪雅等縣縣令，樂山洪雅位於長江流域，常常發生水災，梁先生的本領雖不及李冰先生的偉

大，然而從隄防數百丈的豐功偉績，至今還蕩漾在人們的腦海裏，嘉之洪雅間有梁公陽者，到現在沒有氾濫成災，多少是此隄的功勞罷——是梁先生輩蔭蔭的成績，他的政績，傳播到上，又委他真陰夔咬並事，並以夔府（即今之奉節縣）爲辦公所在地，移來又調他爲尉寺丞（等於他在管理糧食機關）不久，又調他爲解散郎（等於現在顧參諮）梁先生平生做事，正直不阿，爲人欽仰，後來因爲反對鑄幣事件，與當局發生齟齬，請准准還鄉，那梁先生剛到五十歲，奉了批准請准的公事，非常高興，常常對人說：「從前溫明先生不待年而去，我亦做到這一步，在家栽花養魚，恰如天年，以居仕的歸于名一獨樂，自號一獨樂生」當時成都縣的縣官，鑒於梁先生學壯力強，在上極力推薦梁先生，使他再作馮婦，並借「招隱時」一詞以動公先生的心弦，無如梁先生去志堅決，托病不起，何？現在的人，如果梁先生者，有幾人哉，有幾人哉。

李時雍

現在一般人只知道中國的大書家，推顏真卿、柳宗元、歐陽詢、蘇軾、芝蘇、東坡、黃山谷、米芾、蔡京，然而不知道，成都北宋時候，還有一位很有名的大書家，李時雍。李先生字致堯，號適齋，他不但能寫得一手好字，並且對於畫，也有相當修養，在宋朝他的名聲，說句不客氣的話，駕於米芾之上，他能夠以襟袖濡墨走筆寫大字，記得作者前些年路過巫峽，見孫元良先生在山壁在所題的幾個大字，我們爭先所寫的大字，恐怕比孫先生的不會在小能，所以在米芾輩間，他的名氣，更一日千里，上峯也非常器重他，因為這樣，他的官位達到殿中丞，後來被人一致稱為書學博士。後人不知他的，不願幹這個調兒，以降紗封其骨，但是每天找他求書的，並不因他不願寫而減少。反之一天一天增多起來。大有門庭若市之概，可惜的是他自願不再寫時，他確實不提筆，所以現在他的字跡，在市面上，少而又少，真是感毛麟角，我們在收羅家中，或可找得一二幅。作者家裏，過去也存了李先生一付對聯，可惜被偷去，至今還耿耿於心，他的畫，在李先生生長的時候，那時中國還是封建時代，所以皇族要寫時，他才敢寫，這一位畫家，許多人都知道。

• 埋沒了千年，今天找着機會，把他介紹出來，使成都人都知道我們成都在宋朝，還有一位書法大家啊！

卞

卞袞，號璣象，我們成都人，太平興國八年，中了進士，上峯委他任福建將樂縣知縣，旋補安徽宣城通判，在純化時，上峯在許多僚屬中，選擇不愛錢而又能辦事者，換句話說，就是只知道替公家熱心辦事，毫無一點私心振公家的這種公務人員，據我想，由於現在生活狂漲不已中，不容易找到這種人，恐怕在卞先生那個時候，也不容易找到不愛錢的人罷，所以上峯才下令選擇廉幹者，委他爲御書印紙，俾書課最，這種工作，關係非常重大，所以非慎重選擇不可，卞先生因爲做官廉潔，辦事從不馬虎，所以被上峯選上，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卞先生既被選上，上峯仍然給他的俸公，並且又以旌表表揚之，後來委他爲大密丞（等於現任禮樂司）在咸平初年的時候，上峯又委他爲荆湖節運使，因爲辦事勤能，老百姓口碑載道，旋升爲殿中侍御史，入判三司開折司的職務，咸平六年，上峯合併三司使之職，分職副貳，卞先生爲刑部員外郎，充任鹽鐵副使之職，景德初年，不幸以病長逝，年僅四十五歲，身後可以說是一條，上峯念其有功於國，以下先生之籍名辰的，任臨穎（河南開封道屬）主簿，卞先生的大公子名咸，任工

成 都 人

穆人真說到卡先生的事蹟，爲官一身清正，從不苟且，當時災荒定常常到接近他的屋子說：「卡公真盡瘁，無所畏避，人所筆及，然頃在外任，止解傷醜殘，所至州縣，緘微之過，無所容貸，大凡督察部下，糾逃懲遺，非有大故，所宜矜恕，官吏自當畏威懷惠，不敢戒過，我們現在做官，也要學卡先生做官，縱有劣紳土豪，見你鐵面無私，也不敢來包圍你，你就可以爲國家爲社會爲地方，做出許多許多有益的事出來，將來名標青史，那是不成問題的。」

任 熙

距今一千多年以前，我們成都出了一位孝子，姓任名熙，字伯遠，是漢朝大司農任昉後裔，論他的家聲，爲世代舊香。以德傳家，他的父親，名元，字秀明，曾任犍爲縣令，後任皇上侍衛官，任先生曾下了「番苦功」，「治毛茸京易」，「部」，洋數萬言，蔚然大觀。洵不多覩，爲學人敬仰，事奉他的父母，特別孝順，當他居喪的時候爲了報答父母養育之恩，曾把他的背脊骨打斷，以表示孝意，雖然任先生這種孝，以現在人的批評是愚孝，在當時確實爲整個成都人所稱贊，當他中了舉不多時，常尉就委他爲漢中的縣官，因病在任不久，告假調養，任先生因爲爲官清政，從不肯對地方亂用一文，違言括地皮，因爲這樣，所以當局復委任先生到漢中原任，但是他不同意回任漢中，其理由覺得在職不久，對地方毫無建樹，如此次又到漢中，豈不具爲該縣人訕笑，謔爲懸棧之徒。這也是任先生過於考慮，周密，其實漢中父老，對此好官，歡迎之不暇，當局乃改委他爲梓潼縣令，對縣中一切設施，任先生從不苛且，「政通人和」，「口碑載道」，這是縣人對他的評語，因爲對縣政絲毫不苟且，所以積勞成疾，又把官職辭去，請假回到家鄉，所謂「解甲歸田」。

成 都 人

任先生確實做到這一步，在家中，對家裏的人，非常謙恭。如處賓客，親戚朋友來到家裏者，任先生總是殷情款待，俗語說，「居家要儉，請客要豐」，所以很多學者，都喜以常常到他家裏來，談今論古，籍資砥礪，客人中與任先生談得入港時，任先生請他留宿，抵掌而談，不知東方之既白，其學不厭誨不倦精神，何等偉大，任先生除在家研究學術外，在公談話中，從不亂發一言，古人有云：「言出如箭，不可亂發，一入人耳，有力難拔」，任先生是實行這幾句箴言，大康中，當局委他到越雋担任護軍，（等於軍隊中的文職秘書），職務，這個職務，不是任先生所願幹的，當時就把此事辭去，後來又委他為給事中，以辦事認真，又以恒勞請辭，當時在四川做官的，如到任先生的家鄉，必定要去拜訪他，一個人有了好的名聲，任何人都要崇拜，尊敬的，無不像今人做了官，自己掏腰包登報，登報政碑，所可同日而語，後來又委他篆宰屏山縣令，他以病堅辭，以詩文自娛，年六十九歲，與世長辭。

楊 珩

在今三百多年以前，與內江趙文肅的聲名，不相上下的楊珩，他是成都人，自小就非常聰明，七歲的時候，就能寫文章，明嘉靖庚子，楊先生中鄉試後，博覽羣書，足不出戶，所學爲程朱一派，當時湖南有位將道陵先生，在四川任教育，看了楊先生的文章，讚賞不已，後來楊先生的學問，更突飛猛進，名噪一時，楊先生除了文章爲人稱道外，對於敬奉父母，也可以說無微不至，任何人見他孝敬父母如此恭謹，無不同口一聲稱讚他，常常有人約他出來做官，他抱定父母仕不遠游的宗旨，不貪富貴，在家裏教他三個兄弟（玠、琮、瑩）的書，兄弟怡怡，家庭雍睦，以新名詞說來，可以稱爲模範家庭，可恨的，楊先生早年用功過度，對身體不善保養，歲數僅僅三十六歲，就與世長辭，同里的人，見他死了，莫不同聲一哭，後來許多他的學生，向政府請准，把他送到鄉賢祠供俸，表示崇敬，楊先生所著的書，有「居家箴」、「百口同爨論」及「祀先」等篇，文筆流暢，里人多效法他的。

何 卿

在三百年前，我們成都出了一位禦倭英雄，姓何，名卿，在明朝正德中，襲其父職爲指揮僉事，繼後又昇爲筠連守備，談起筠連，是一塊不易把守的地方，因爲與雲南交界，城之四週，均爲大山包圍，城池在一深谷中，敵人不管他從那一方來，都站在居高臨下之地位，這個地點，個人曾經赴雲南在此勾留過一些時候，所以知道也比別人清楚些，何先生升爲筠連守備，與巡撫盛應期就在筠連斬獲了當時該地著名匪首謝文禮，何先生之名，因此也就噪了一時；世宗即位，擢升爲都指揮僉事，兼充左參將，調松潘協守，嘉靖帝初即位時，雲南芒部土舍隲政土婦光祿等作亂，皇上派何先生剿之，當何先生作戰時，並沒有費如許時間，竟把這批烏合之衆，打得落花流水，於是死的死降的降，賊的首領已遠跑到爲撒這個地方，何先生就安撫流亡，後來賊首又生事端，何先生與貴州的軍隊合力協剿，足抵賊巢，而消滅之，事隔五年的春天，皇上因爲何先生屢剿賊酋有功，升爲副總兵，仍叫他駐節松潘，沒有好久，賊黨餘逆名沙保者，謀死灰復燃，興兵作亂，何先生同參將魏武參議姚汝臬等會剿，足將沙保斬首，論功何先生與魏武均出力不少，後來又有各地諸

番造反，何先生均破平之，立升爲都督僉事。後來又有威茂番十餘砦，連兵劫軍糧，並且攻破茂州及長寧諸堡寨，那時何先生與副使朱統建議在茂州的外城，築牆圍之，以作堅壁清野政策，賊在茂州城內，因無退路，糧盡糧絕，惶恐不已，乃向何先生投誠，何先以條件繩之，最重要者，責其將賊首獻出，其餘聽其自便，因條件苛刻，事未成功，何先生又分頭痛剿，戰事猛烈。達於極點，於是淺溝渾水二砦的匪，只有招架，沒有還手，眼看危在旦夕，賊衆不得不爭獻賊首，以保全自己的生靈，並發誓再不作亂，解甲歸田。何先生察其實情，乃未刻爲約，並劃分疆守，從此以後，地方安謐，老百姓共樂堯天，乃何先生一手造成之福果。當時有位巡撫，名潘鑑者，奏允佐之功於皇上，批准賜銀若干，升爲都督同知，仍駐節松潘，後來因積勞的關係，請假告休，又隔了幾年，邊塞上又多起事來，皇上想他出來爲國效勞，何先生因精力辭，皇上震怒，繼又賊衆又在幾輔幾個地方鬧事，皇上任命松潘副總兵李爵率巡撫，督剿，有邱養浩者出來反對，認爲李爵不能幹此事，皇上下詔任命何先生代理給事中，當此之時，有許天倫者，在皇上面前中傷何先生，說何先生舞弊，同時邱養浩彈劾李爵不遺餘力，皇上對他們二人，何先生與邱養浩之事，甚爲震怒，纔許了何先生與邱養浩的公權，並令巡按再崇禮查辦，當其時，正值兵變

之際，生靈塗毒，有翁萬達力推何先生出山，並請皇上又消其褫奪權，使其東山再起，報效國家。皇上採納翁萬達建議，委何先生復任都督僉事，代罪圖功，督理東官廳軍務。起先再崇禮查辦何先生案件，再崇禮查明其實呈報，說明李爾雅實貪污，何先生鎮守松潘十七年，保障西蜀，厥功奇偉，從不在百姓頭上取括，當然無舞弊之可言，皇上着了再崇禮報告，對何先生的嫌疑，乃消案，後來四川白草蠻子作亂，副總兵高岡鳳進剿不力撤職，適有兵部尚書路迎力推何先生代理高岡鳳位置，於是何先生同巡撫等會剿，俘虜蠻兵及斬殺達九百七十餘人，克復營特四十七處，摧毀棚房四千八百座，至於獲得牛馬器械軍食尤其餘事。擢升爲都督同知，何先的戰功，素爲人所欽佩，番人一聽何先生之名，莫不談虎色變。由成都州茂州平武經過松潘，夾道築牆，數達百里，行商往來其間，絕無搶劫之患，何先生服官鎮守松潘 雍正二十四年，軍民欽洽 視爲慈母，後來因病請長假告休，三十三 倭寇在海上作亂，皇上委他爲江蘇軍門，三十四年，任副總兵，兼理浙江及江蘇海防任務，何先生雖爲川中名將，對於海防情形，不十分熟悉，並且春秋已高，不能展其所願，被一位姓周名如斗的巡按御史中傷，免職，後來不久，何先生也就死了，他雖然死了，可是他的精神不死，所謂浩氣長存，我們翻閱貴州通志載：「卿在鎮，禮

賢事者，澤及枯骨，民爲立碑」，所以一個人，在生前好壞，不足定論。要在死後，人有好的批評，才算得事，所謂蓋棺才能定論，何先生一生盡瘁國事，因了一生性質剛毅，被人忌諱，到了晚年抑鬱而死，可是他的崇高的人格，至今仍爲人景仰，當時有位太史姓楊名慎作了一首「雪國謠」，特別是敬仰何先生寫的，其文曰：「雪山關，寒風起，十二月，斷行旅，霖爲箐，外生臺，馬毛縮，鳥聲哀，將軍不再來，西路何時開」，我們細讀這首歌謠，在字裏行間，深深感覺何先生的豐功偉績，他不但是一位禦寇名將，民族英雄，並且是一位邊疆大工着師，他死，人民對他的思慕，溢於此歌謠中，所以說他雖死，他的精神是永遠留在人們的。

向廷賡

談起向先生，他在成都教育貢獻上，恐怕許多人不會把他遺忘罷，他是成都人，字修野，名廷賡，號春海，在清朝康熙丙子年，中了舉人後，他感覺他的智能不夠，不能應付社會，於是他努力發奮讀書，腦筋本來就聰明，雖不能說目觀十行，但經他這樣好學不倦，也就難能可貴，他讀書的宗旨，又與一般人不同，他不是爲想做官發財而讀書，他是爲了讀書而讀書，所以爭名奪利的事，在他的眼中心中，可以說簡直沒有這個痕跡，他每天除了抱着一「學不倦，教不倦」的一貫作風，教授學生爲他的職志外，偶爾也懸壺於市，以濟人羣，說到他的醫理，也非常經通，刃走所及，無不指到春回，但向先生又不比一般醫生，認爲自己的本領不錯，對病人大敲竹槓，他常對他的學生說，醫以濟世也，若孳孳於利，何醫可說，但他鑒於一般醫師，稍有不領或一知半解，就出來問世，他認爲非常危險，芸芸衆生，生命因此毀滅者，實繁有徒，向先生對於一般病症，那怕是傷風涼咳，他都非常認真診斷，決不馬虎，無錢的人，找着他診斷，他不但送看左手，有時還再捐糜，以活於人，所以他在家裏，常常鬧着吃了早飯，午飯還無着落，雖然如此，向先生却處之泰

然，後來他的學生，遍滿天下，只要經過他訓練的學生，至少不是一名白丁，因此之故，他的名字慢慢傳入執政的耳朵內，發表他任巴縣邛州潼川等處位副縣，政聲所播，薄海同欽，做官三十餘年，對公家的財帛未亂用一文，更說不上刮地皮，後來有一位滇黔總督，又是一位大學士，名鄂爾泰，慕其名，在政府面前力薦高先生，被委爲湖南巴陵縣知縣，成績卓著，因思鄉心切，力辭此職，回返成都，乾隆四年，舉博學鴻詞，到晚年厭倦政治生活，逍遙林下，自己取名『花溪老人』，每日以讀書寫字爲其樂事，年齡已到七十餘歲，始告然長逝，關於向先生著作，我在此也可以介紹介紹，向先生所著的書，計有『論風』十六卷，『易圖解』一卷，『周禮詳解』一卷，『義詠』一卷，『醫通貫』四卷，『企蘇紀吟』一卷，『老海文集』十一卷，『詩』十卷。

雍秉鑑

提起雍先生，恐怕在成都住居過三代的今人，都知道他的事罷。雍先生諱秉鑑，字境余，性情沈毅，又好禮節，鄉人非常敬服他，假若一個地方，鬧着飢饉，雍先生必定首先發難，大聲疾呼，指自己的腰包，拿出來作振濟之用，羣起而效他的，當然不少，所以每一飢荒，都能救活許多的人，但是雍先生輕意也不向人宣傳說，他做了振濟人之事，雍先生除了辦振濟的事業樂此不疲外，他如本地聖廟，節孝祠，有了破濫，只要被他發現，他情願節衣縮食，把錢拿來安頓在聖廟培修費上，遇有本地節孝婦女，未請旌表者，他也極端促成，有時聯合心性相投的人，捐資創建節孝祠，以彰婦女功德，在咸豐六年雍先生更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他夠將他私人積蓄全部川產捐作軍餉，後來被上峯知道，賜他的五品官銜，（等於現在抗戰時期捐資救國國府明令嘉獎是一樣的）咸豐十年至十一年，那時雲南有一股匪，企圖來川，雍先生知道消息後，乃約合本地紳耆，商討良策，以謀對付，保衛家鄉，同時在討論中，得上峯令他訓練團隊，但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古云：足食足兵，只有兵而無糧精，訓練不是徒勞，雍先生又將家裏用器器具一切變賣，作爲糧精，

不夠的，又向各方籌募，並且毫無怨言，做到了辦公如私事的信條，後來匪人竄進川境，雍先生身先士卒，帶領團練，奮力堵戰，使匪衆不能越雷池一步，川境因而未受糜爛，乃雍先生之賜也。後來因病死去，鄉人莫不同聲而哭。

岳鍾琪

岳鍾琪先生，字東美，又號容齋，是岳昇龍先生的兒子，他的祖籍，是甘肅臨洮人，後來寄籍成都，他自己也承認是成都人，談到岳先生的功勞，以清初的名將說來，除了崇慶州的楊遇春外，恐怕要算他老先生了，在康熙年間，岳先生由需次同知的資格，改授四川松潘鎮，當一名游擊，當他做小孩子的時候，聰敏過人，目光炯炯，繼後到了成丁的年齡時，他的體格，特別發達，所謂身長七尺確實總不比此短罷，平生少說話，喜做事，所以一個人之成功，在孩子時就可以看到，岳先生當小孩時，喜歡拿石子在地上擺成陣形，同鄰的小朋友交與他玩耍，結果，總是他戰勝的時候多，到了應該讀書的時候，他也並不逃學，專心攻讀，那時他父親昇龍先生在軍事緊急中，一切計劃，大半是岳先生替他想出來的，但每一計劃拿出，總要奏效，所以他父親——昇龍先生討吳三桂，平噶爾丹，降涼山夷人十餘萬，官陞到四川提督，死後諡法「敏甫」恐怕「大半是岳先生的功勞罷。」一般人只知道岳先生是軍事家，可又不曉得他軍事父母非常孝道，其母苗太夫人，有一次患病，急得非常危險，百醫束手無策，岳先生見着他母親這種情形，心裏面好似鍋上的螞蟻，

他於是想着古人的割股奉親，在他看來，這雖然是一種愚孝救親方法之一，在沒辦法中，只好當着「死馬當成活馬醫」，姑試爲之，誰想到他母親的病，因此也就好轉，這也不一定完全靠割股才有好轉，不過這是岳先生對母之一片真誠，後來當然還是靠吃藥醫好的，康熙五十八年，達哇藍占巴等判國，岳先生奉命領兵四千駐在察本多，這地方，等到大軍會集，開始進討，在進討的途中，捕獲了一個逃僧，問他的口供，知道又有一個準噶爾使者，將要由落籠宗這個地方出來，叫番兵守三巴橋，阻止岳先生的隊伍進剿，岳先生乃派能說番語的兵三十人，打扮成番兵模樣，到落籠宗把他的使者擒回，衆番聽到這個消息，認岳先生所帶的兵是神兵，大家投降，不敢生事，並把首犯達哇等擒回斬首，上奏嘉許，擢昇爲四川提督，岳先生這個人，好像天生個到社會人羣中來，是要爲國家社會幹些事業，所以到了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判亂，進攻西寧，岳先生奉命討伐，五千餘里的地方能夠在短時間肅清，這也就難能可貴了，所謂一波將平，一波又起，雍正二年，又有青海爾格弄寺的喇嘛聚了萬餘人鬧事，又被岳先生平定，當岳先生討伐喇嘛的時候，親臨陣前，做到了「武將不怕死」的信條，由早晨八鐘戰到午正十二鐘，殺死喇嘛千餘人，可敬的是岳先生爲了效忠國家，不辭艱苦，想把必變的喇嘛一鼓老兒殺盡，

一日一夜，未沾水米，其精神之偉大，怎不令人佩服，今人辦事愛說「拐服從公」，與岳先生一較量，真要愧死，當時官兵，也回棧飢餓，受了岳先生平時教導，亦能共同甘苦，辦到了精誠團結，因為這樣，官兵忍苦耐勞，終於把作亂首領台吉阿爾布與坦溫布及其妻子長馬兒及青黃台吉弟兄等三百餘人擒，押解京師，上峯因岳先生此次功勞，更屬非小，加岳先生三等公爵，子孫世襲，當時雍正帝，亦時賜詩予岳先生，後來又調他任川陝總督，凡川陝浮收科派，經岳先生一一免除，人人稱頌，後來又興辦陝西淤渠灌溉農田，至今陝人稱道不已，後來因為被人陷害，罷職下獄，所以一個人有了能力，總要遭人忌刻，岳先生當然不能例外，在乾隆二年，被釋出獄，岳先生就在成都西門外百花潭，北邊，蓋了一座草房，與當地父老，同享老百姓生活，從不肯擺出官架子，所以當時的本地人，均願意與他週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岳先生徒步由百花潭到望江樓，一路緩步當車，健步如青年人，在望江樓頭，因了退歸林下，高興異常，就在江樓壁上，題句曰：「安得邊關休士馬，擬將囊笠老漁翁」，岳先生題這兩句話，初非偶然，料定上峯必常用他的，果然，在不久的時候，四川金川蠻子興亂，上峯令他東山再起，委以總兵名義，征剿金川，又被岳先生平定，官還原職，又任四川提督，後來他在邊疆立下了不朽的

功勞，用句俗話說：「罄竹難書」，說到岳先生的年齡，活到六十九歲，因病歿於軍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岳先生當之無愧，岳先生到了晚年，在軍書旁午中，偶爾也寫點文章，日積月累，成了一部「蠶圓詩集」「蛩吟詩草」等著作。

龔向農

龔向農先生，我想在學術界的人，不會不知道他罷，他的祖籍，是浙江會稽，六世祖做了四川長壽縣的典史，（等於現在管獄員）以後就在成都久住，龔先生於光緒二年在成都生長，所以就成都人，龔先生名道耕，字向農，別字悲盦，晚號蛛隱，因為後來耳朶生病，又自號隱翁，龔先生的父親龔滯侯，也是成都有名的紳者，他生了七個兒子，龔先生是他的第一個兒子，在三歲的時候，就能背誦唐詩，一字不錯，到了八歲就進私塾讀書，那年成都的氣候，常常下雨，有一天龔先生放學回來，恰巧他的族祖龔理卿先生在他家裏閒談，見他聰明活潑，當時就出了兩個字的對子給他對，試探他的智能如何，對文用「久雨」兩字，龔先生略為思索，以「長風」兩字對之，族祖理卿先生暗中非常贊賞，但在表面上仍裝着此對沒有對好，並問龔先生「風怎樣可說長呢？」龔先生毫不思索，即以李白「長風萬里送秋雁」之句答之，闔家無不喜溢眉梢，認為將來光輝門第，捨龔先生莫屬。年齡到了十四歲的時候，所讀的書，可以說汗牛充棟，尤其對於甘泉江藩漢學師承記諳得爛熟，龔先生後來一生功夫，用在經學上，就是根據於此書，龔先生因為好學的關係，所

以少在外面結交朋友，每天總是在家裏讀書的時候多，十七歲那年，中了貢生，不久又中了舉人，到了二十歲就上京打點功名，做了一員內閣中書官，不久返鄉，清廷岌岌可危，廢科舉，立學校，那時有一位金壇馮蒿菴先生，做四川的臬台兼辦教育，延聘蜀中名流，襄助其事，龔先生亦在被聘之列，那時一般人鑒於滿清危乎殆哉，議論紛紜，以期奪得政權，取得一官半職，龔先生決不談說此事，一心辦學，當時龔先生的父親，創辦成都縣立小學，龔先生盡了很大力量，後來矢志不做官，專事教育，主講的學校，有四川公私立中學大學，四十年如一日，教成功的學生，不下數萬，所謂『桃李滿天下』不是虛語，民國四年政府召開全國師範教育會議，龔先生不憚舟車之勞，遠道出席，對於教育改革，盡了最大的貢獻，十七年國府召開全國會議，龔先生亦不辭辛苦，跋涉萬里，參與其會，並藉此機會考察京滬教育，以作改革四川教育之張本，其對教育之熱心，舉世無匹，民二十年以後，因年齡衰老，不能兼顧教育行政，將師範大學校長職務辭去，專主經學講席，龔先生平時除了嗜好讀書之外，喜歡喝酒，但不過飲，古人云『惟酒無量不及亂』，龔先生確實做到這一點，龔先生除了經學為海內景仰外，對於崑曲，研究尤精，有時興之所至，則引吭高歌，他常常對他家的人說：『不能飲酒度曲者，非吾徒也』，在此兩句

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魏先生的胸襟恬淡，不與世爭啊！

一般學者，常以湘潭王湘綺，會稽李越縯，長洲葉翰棠比擬先生，實在比得上，平生著作，散見各報章雜誌，不幸在民國三十年，偶因小恙，即告長逝，時年六十六歲，鄉人莫不嘆息。

王 怡 菴

王怡菴這個名字，恐怕在四川居住的省外人士，不會不知道他能，四川本地人，那更不消說了，王先諱柯，字怡菴，別署明公，成都人，他的父親農秋先生，是成都有名的醫生，被他救活的人，恐怕指不勝屈，他的母親羅太夫人，更是一位女界中了不起的人物，王先生既有了一位濟世的父親，拿因果來說，王先生一定是一個頂好的果子，所以王先生生下來的時候，不到一個月，就會與家人們打招呼，又經他的母親陶鑄，決非一個平常小孩所能望其項背的。

當他在幼小的時候，他的父親死去了，身後非常蕭條，他母親唯一的財產，就是王先生，他的身體本來就先天不足，好在得力他母親的撫育，飲食起居，養成一定的習慣，所以體魄雖差，到底少有病痛，在十九歲的時候，他因了生活壓迫，拋棄書本，一個人跑到很遠的上海去工作。初被友人介紹在神州通訊社作事，因為努力的關係，被申報史量才先生器重，聘為申報外勤記者，他採訪的消息，又確實又快，有一次國民政府在南京開大會，他被派出席，對於搜集材料，探訪新聞，就時常時名聞京滬的新聞報記者顧執中先生，也對他贊賞不已，王先生對於開業非常和

鶴，遇同業中初出茅廬而不知採訪步驟的人，只要向他領教，他無有不誠懇答覆，並說明採訪的方法，他對於新聞工作做到了克盡厥職，記得有一次，他由上海返川省親，在重慶遇見作者，談及他在上海做報人生活，有時忠於職務不願放棄消息，等要人談話，在汽車上由夜間十二鐘等到次日五六鐘，非把要人會着一度談話後，他才轉回報館，執筆草成新聞，登載報端，供諸社會。他這樣情形，並不是作者替他宣傳，只要作過記者的人，不會說我的話不可靠罷，他於民國十九年返川省親，那時僅僅二十餘歲，儀表不凡，操得一口流利官話，當時被現任西康省主席劉公自乾器重，委他任川南筠連縣縣長，未接篆以前，許多親友，都替他担心，說他這樣鮮青從政毫無經驗恐難膺民社，殊不知事情不是這樣，他到筠連做了九個多月的官，老百姓對他非常要好，認他無官僚惡習，辦事認真，不愛錢，不擾民，所以他在卸任時，幾乎走不脫，所謂走不脫者，是連盤川錢都無有，還是由本縣一位富紳楊忠謨送了他六百元路費，他才跑回成都。

說起王先生，他的技能太多，京川話劇，書法繪畫，攝影雕刻，平滬語言，均極精通，尤以採訪新聞，倚馬可待，記得作者，二十四年任華西日報外勤記者，與王先生分工合作時，適於此時，中委吳稚暉先生由渝支身來蓉，為避免沿途各縣酬

醉起見，悄然蒞蓉，事前固然在成都方面軍政商學，都到牛市口車站迎候，等到烏飛兔走的時候，不見吳先生蹤跡，各代表紛紛返回城來，殊不知吳先生等到大家進城後，他一個人才慢條斯里的由牛市口叫了一部黃包車入城，下榻鹽市口東來旅館，樓上第七號房間，次日作者即與王先生，四處探詢，吳先生蹤跡，有志者，事竟成，結果在東來旅館把吳先生找着，吳先生初不承認，後經王先生以數事證明，吳先生乃點首默認，於是吳先生話匣打開，談話滔滔，若決江河，返報社後，由王先生執筆，虧了王先生的記憶力，一口氣呵成六千餘字長篇談話，第二日在報面上，赫赫登報，稚老抵蓉消息，同業中均皆驚嘆不已，當時衛戍司令李劍鳴先生，亦對王先生讚賞不已。（當時在談話中，并未用筆記，只用兩耳聽着，腦筋記着）舒君實先生常常談王先生文章，覺得王先生的文章，有時寫些無聊文字，書以勸之，王先生就能馬止改變作風，總括起來說，王先生在社會的功勞，以報人的立場，不知喚醒了若干醉生夢死的人，在他物化的前一星期，成都書院南街，平民劇院，出了一幕大流血慘案，本地人都知道這回事，王先生對此事，在報上不畏強權，大聲疾呼，爲一般死者叫冤，所以他死後，在劇院冤死的家屬聯合他一聯，對文作者一時記不清楚，不幸的，他的年齡，僅僅二十八歲，在民國二十七年舊曆五月初

十日，就與世長辭，假若天假以年，我想現在一般圍集居奇的好商，恐怕要被他勸好罷，因為他的文章，百口同味，軍政商學的人，多喜讀他的文章，當他主編「報報」時，用明公名義，每期來一篇閒言，把社會情形，說得透骨，對社會發生影響不少，他對移風易俗，我敢武斷說，是盡了不少的力量。

彗星光芒四射，為星宿中不可多得之星，故一瞬眼即逝，王先生算得新聞界中的彗星啊！

焦西山

焦先生，諱天福，號西山，生於清同治癸酉八月初八日，世居成都縣屬苟家巷，說起焦先生，在成都辦慈善事業的人，無新點，辦理社會福利事業的人，沒有不知道他的，更沒有一個不景仰他的，焦先生在幼小的時候，就受父母良好家庭教育，孝友仁愛，自然這一套工作，他是克盡厥職，一個小孩子能夠這樣，爲父母的，怎不會不高興，那時他的祖父母，也非常健旺，對他也非常愛護，但是焦先生並不因若祖若父之愛，受寵若驚，反而虛心下氣，生恐冒犯親長，到了成年的時候，幫助他的伯父叔父作莊稼外，感覺社會太壞，人心不古，當時心裏面立下了宏願，要做到挽救世救人之大志，有一年本地發生小旱災，附近農民，羣相爭水，焦先生惡釀成不幸事件，漏夜與舉條例，何人居先，何人居次，條理井然，絲毫不紊，爭水之風，瞬息撲滅，繼後又在班竹園龍橋兩個地方，辦了些福利社會的事情，兩地人民受了焦先生的感化，確實不可勝數，後來他更進一步商諸本地耆宿傅子良先生設研究會於龍橋，總以吃虧，受苦，忍氣，耐勞，謙恭，讓過，爲學生宣傳宗旨，因爲宗旨純正，各地仿效，於是研究會林立，民國二年，焦先生覺得世間上，只有爲

善最樂，故在崇義橋，創設萃傑善堂，內設存古學堂，敦聘有名教師作教授，其校風首重品行，次重文藝，後來教了不少人材，因而由存古改爲萃傑小學，繼後又感校舍不敷，乃請教廳擴充校地，更名時材私塾。焦先生感覺在本地辦理社會事業，及教育人材，似覺一個人活在社會上的工作，還嫌不夠，乃決意出川，暢遊大江南北，以宏志願，中間備受艱苦，毫無怨言，其修養功夫，可以說做到爐火純青，盛極一時，吳佩孚先生亦慕焦先生之名，專誠來訪，可以概見。抗戰軍興後，更努力抗戰工作，民二十年生活高漲，先生商集黨心社會同志，舉辦粥廠，以遏亂機，飢民就食者，日有萬起，活人無算，當時成都縣黨部書記長趙熙寧先生，向省黨部爲焦先生請獎，「粥活萬人」四字，不幸先生宏願未了，於民國二十一年國曆七月三十二日長逝，享七十，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先生曾以詞輓先生，「樂善與人同，是以稱仁者，大德享高齡，所以報施捨，世亂日以深，羣僮戰於野，願萃好善人，繼志濟諸夏」，組織部長朱騷先先生亦以「惠馮郊黎」四字輓之。現在抗戰已到勝利階段，吾人應效法焦先生爲國家社會之熱心啊。

李碧溪

李碧溪，以字行，要是老住成都的人，同時又不健忘的話，這位老先生，恐怕都知道他罷，因為他生了一雙健腿，十歲打鑼九處到，這其中並是他愛熱鬧，原來他是成都新聞界老記者，我們只要細心查一查，民元迄民二十，這二十餘年間報紙，（如國民公報等）新聞落尾有「尚言」兩字，就是這位老先生的名筆。

現在我來談談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當清末之時，康梁等力主變法維新，成都地居西陲，交通不便，風氣閉塞，他在報上。大肆鼓吹，在移風易俗的工作上，出了不少的力量，有一次有一位有力的紳耆，因惱筋頑固，鑒於由京城來的髦兒班，（完全坤角，當時呼為髦兒班）有傷風化，主張禁演，并勒令驅逐出境，那時道班人，就在現在總府街智育電影院（原為萃仙茶園）作她們演戲的場合，這樣一來，全班人馬，在生活上名譽上受了這一大刺激，想走又無盤川，不走又要驅逐，正正難為時期，這位李先生站出來了，他認為這般人在成都，不但不傷風敗俗，反而可以移風易俗，他就用他犀利的筆調，在報上發表輿論，主張公道，同時他很勇敢而熱心的去見某大員（即伍舉齡山長）說明某紳耆，頑固情形，并請這位大員到戲

園內觀戲，就實地偵察。這班戲子，是否傷風敗俗，他老先生把這件工作做得非常圓滿，當時伍山長很讚賞這班坤角，准許復業，可是難爲了這位紳耆啊，後來傅樵村先生主辦通俗畫報，他老先生也出了不少的力，他老先生個性，見着不平事件，他總是替人打抱不平，他在報上發表新聞，可以說完全是爲國家社會有益者，盡量鼓吹，遇有不平事件，那怕你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以董狐之筆，常山之舌，絲毫也不肯放過，所以他到了晚年，生活非常艱窘，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懊悔，芷穎有一個時期，見着他時，看他衣百結，可是他的精神，非常健旺，從不說一個「軟」字，記得每年青羊宮花會，擺設擂台，每日輿由城市中心（中山公園內國術館，那時他住居於此）跑到城外，不問晴雨，担任擂台消息，描寫打擂情形，非常動人，可是這位老先生生活太苦，俗話說：「人怕老來窮，谷怕午時風」可是他硬着頭皮，痛恨外貨溢入，曾下過一番苦功，發明一種複寫紙，送得政府褒獎，惟限於資金，不能大量出品，臨死之前月，得友人允貸以鉅款，大量出品，不幸以生活狂漲，及空襲摧殘，醫藥無着，一病不起，就這樣在三十一年的春天，與世長辭，死後可以說得上一「身後蕭條」四個字，著者因他是成都人，同時以新聞事業終其身，不畏強權，守正不阿，對於我們成都盡了不少的責任，那怎麼值得表揚他呢！

夏玉書

夏玉書先生，諱祥麟，生於清同治十二年冬月十六日的一個晴天，當他墮地的時候，並不像一般嬰孩呱呱哭泣，他是呈現着一張笑臉，始終未哭一聲。

夏先生的名望，在四川工業界朋友和辦慈善的朋友們中，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夏先生在幼年的時候，就非常聰明，喜歡玩有關機械的玩意，有時候玩上一個整天，也不覺得疲倦，夏先生的父母見着他酷愛這種富於機械的玩意，也不學過去一般父母，惱筋頑固，不要他發展個性，所可同日而語，並且盡量鼓勵他，夏先生有了這個機會，有時候廢寢忘餐，他却沒有絲毫抱怨，到了八歲的時候，他的母親死去，他是非常悲哀，次年又丁外艱，自此以後，他就失了依傍，論他的世代，歷官武職，家裏當然毫無積蓄，所以夏先生在幼年時候，非常清苦，自己并不因清苦而頹廢，反而益加努力，到中年時候，他鑒於醫用濟人，矢志學醫，並創辦慈善醫館，活人無算，後來鑒於中國的機械不興，夏先生在幼小時，就愛玩這套把戲，他又立志學習機械工業，夏先生矢志不渝，畢竟有志竟成發明了不少機械工業，如發明取絲機器，現在川北方面的人得了他的這種取絲工具，省了許多時間，因為這樣

，深得四川勸業道周善培氏嘉許，委夏先生爲勸工局工務科技士，並獎以五品藍頂官階，夏先生並不因此而驕傲，反而虛心，夏先生又鑒於滿清竄敗湖關二百餘年，乃潛心研究機械工業，發揚中國固有技藝，因爲這樣，在辛亥革命時，任工務總會會長，領導全川工人，提倡機械工業，宣傳革命，以工業救國，得工人擁護，後來自己又創辦春森機械工廠，又改良了許多機械用品，以抵制舶來，那時成都交通閉塞，夏先生覺得僅僅在成都一隅，不能發展宏志，乃毅然赴各地考察工業，俾有所得，供獻國家，民國六年，羅戴之役，兵燹之後，災民流離，當時見夏先生平時對於社會福利事業，不遺餘力，乃聘他爲兵災善後籌振會委員，在赤灼的太陽下，不避艱苦，爲災民服務，毫無絲毫願言，真可說得上一「樂此不疲」到了晚年，致力慈善，被地方人士公推担任外東與人同慈善會及歸仁慈善會會長，振委會委員，夏先生又鑒於城東北縱市街原銅鐘閣地址，爲唐代古跡，爲了保存起見，乃創辦東益慈善會於內，以免軍隊駐紮，內設義學，造就了不少的人材，爲國家社會服務，夏先生因了晚年盡瘁慈善，勞心勞力，以致一病不起，卒於民國二十七年春秋六十六歲，統計夏先生一生，爲國家社會盡了不少力量，並未請政府津貼一文，純全自己掏腰包，他的這種豐功偉績，爲成都人立下了不滅事蹟，我們怎麼不敬仰他呢。

楊子霖

楊子霖先生，這個名字，在成都人看來，恐怕有點陌生罷，可是只要研究板本學的，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個人對於板本，雖屬門外漢，但是對板本也愛好這個調調兒，所以對楊先生，也有多少面之緣。

楊先生祖籍岳池，寄居成都，三十餘年，平生酷嗜白乾，老而尤篤，年六十，生活艱窘，兒女繞膝，大者雖能自立，然較先生遜色多矣，其餘均還幼稚，抗戰後，他住在玉帶橋街一間鋪房閣樓上，其鬚髮百結，令人不忍卒觀，楊先生雖然有字劉伶之癖，他畢生以一枝筆，寫成功一手古宋字，凡是成都在清末及民國時代出版木板書籍，可以說十有九都是他寫的，二十八年川省府成立圖書館，聘楊先生專任補寫古本書籍，他當時向省圖書館建議訓練一批專寫古宋字的學生及其木刻學生，其志未了，而人已逝。

楊先生他寫古宋字，固成都也有可寫得出來的，可是要是與楊先生一較量，那就差了，他不但能寫就算了事，並且寫一百個同樣字，猶如一個字，毫不脫體絲毫，他除寫古體宋字外，還能寫湖南宋字及蠅頭小楷，這是他人望塵莫及的，記得

人 事 紀

有一次跑警報，個人在外北四而觀音與楊先生碰頭，看他滿頭是汗，氣喘吁吁。那時正是秋高氣爽的舊曆九月，個人與他攀談，他與個人大談古宋字寫法，如何入門，如何才能進步，如何才能成功。談話正入港時，嗚的一聲，警報汽笛長鳴，各人匆匆地下，嗣解除後，楊先生把跑警報帶出來的筆墨，在觀音桌前，為著者寫了一篇古宋字關序，不但看似印板樣，就是近看也不讓印板，著者藏之家中，珍若拱璧，惜乎後來著者家畏被盜，這件寶貴東西，也隨盜人而去了。

前幾天讀僉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商錫永教授著『長沙古物聞見記』此書係木刻，其書法係楊先生所書，觀物思人，不禁喟然，楊先生墓木已拱，可是還有他的精心書法，留存於世，也就值得人羨煞了，人生誰不死，又何必在這方面找尋煩惱呢。

本 書 著 者 其 他 著 者

新 成 都

安 樂 寺 內 幕

騰 川 雜 拾

錦 城 絲 管 記

七 十 二 行 圖 說

愛 蓮 堂 讀 書 劄 記

后 羿

芷 穎 劇 評

成 都 人 語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周 芷 穎

校 閱 者 彭 大 本

發 行 者 王 元 甫

印 刷 者 精 華 印 刷 廠

總 經 售 處 至 誠 書 局

分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初 版 五 千 冊

定 價 每 冊 二 百 元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五 月 初 版

立 經 濟 部
案

成都至誠書局度量衡製造廠

是

川 西 康 南 唯 無 一 二 造 製 國 貨 新 國 度 量 衡 教 育 用 品 工 具 專 廠

精 製 各 種

油印機	戲秤	法碼	天平
訂書機	尺子等	斗升	拾秤
刻度三角板	美術相棋		海陸空軍棋

1. 本局精美出品數百種，不詳備載，印有目錄，函索即寄。
2. 除自製度量衡，教育用品外，並選辦歐美名廠出品。
3. 專供各同業學校，機關，銀行，公司，工廠，糧政機關等辦公文具，徵實斗升，應有盡有。
4. 歡迎社會人士採用本局出品，並盼指導。

標 準 檢 定 毫 厘 不 差
中 西 文 具 應 有 盡 有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克字第一七〇號

發行所：走馬街十三五號
電報掛號：六三三八二號